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七十九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九

附錄神明

文昌神事跡

真誥云顓頊生於蜀山為北帝先天本紀曰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也母蜀山氏所生有聖德禹強者亦黃帝

之脩與顓頊俱得道居北方為水神 按史記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注云若水即江水之下流皆在蜀今禹強不可考或以為即玄囂是顓頊乃帝乾荒娶蜀山氏曰樞者所生即昌意之孫也又呂氏春秋顓頊作顓玉其言曰顓玉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載各不同曹子建贊曰昌意之子祖有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為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祇虔

山海經曰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其神狀馬身

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鷄瘞糝用稌文山勾禰風雨醜
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郭璞
曰冢者神鬼之所舍也 按茂州圖經江瀆神姜姓昔

禹導江神寔佐之漢郊祀志曰秦併天下立江水祠於
蜀至今歲祀焉 邵氏聞見錄曰文潞公少時從其父

赴眉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祠官接之甚勤且
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明日宰相至公咲曰宰相非所
望若為成都當使廟宇一新及慶厯間公以密直知益

州謁江瀆廟若有感焉即經營改造間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取以為材廟成壯觀甲於天下在成都縣南四里 杜光庭錄異記云鄭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數千人在水東堤內屯駐旗幟帟幕人物喧闐與軍行無異意州內警備突來耳未曉差人密探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荅曰江瀆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胥安却歸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驗

巫山有神曰夏耕無首操戈盾立山海經曰成湯伐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郭璞註曰夏耕亦形天尸之類厥前頭亦在前者走咎逃避罪也降自竄也巫山今建平巫縣

山海經曰夏後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郭璞註曰司神聽巴人之獄訟為之神主也不直者則血見於衣請生猶言好生也今建平

郡丹陽城秣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

世本曰昔巴蠻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中之又各令乘土舟約浮者君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為蟲羣飛蔽日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嶮曲其水

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為崩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
因立城其傍而居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為白虎故巴
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 晉中興書實者廩君之苗
裔也巴氏子務相乘土船而浮衆異之立為廩君子孫
列巴中秦併天下薄其稅賦人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為
實遂因名焉後佐高祖定天下喜歌舞所謂巴渝舞也
成都記曰秦李冰為蜀郡守有蛟歲為暴漂墊相望冰
入水戮蛟已為牛形江神為龍躍冰不勝出選卒之勇

者數百持強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為牛江神今必亦為牛吾束白練以辨汝當射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鬪於上卒乃齊射其無記者江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為水所苦今大浪衝濤欲及公祠皆瀾瀾而去故春冬設有鬪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傍數千家邊江低圯雖甚秋潦亦不遷移有石牛在祠庭下唐太和五年洪水人見冰神為牛復與龍鬪於灌牛猶有白練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

溢峽沒數十郡唯西蜀無害又云蜀守冰穿三江過郡
下琢石犀五頭以厭水恠立石人二與江神約皆其子
二郎之智也後人神其功號為川主處處祀焉 灌縣
志治西一里離堆北洪厓山有鬪鷄臺秦時二郎神與
蹇龍鬪鷄於此世傳川主即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
實蜀孟昶像也宋藝祖得花蕊夫人見其奉此像恠問
之荅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之京師
俾人得供奉蓋花蕊不忘故君而託辭耳

雲安軍圖經云漢扶嘉者其女出遊於溪畔恍惚有娠
年餘生一物無手足眼目形像嘉怒擘為九段投之溪
中須臾化為九龍嘉異之禁雲安人不得於溪中取魚
臨終有記云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沒後其女
示以井脉處所掘開遂得鹽水時民共祠嘉為井主宋
初封為昭利廣濟王又錫九龍以王號今為九井之神
岷山志云客神祠有三像曰金天順聖帝曰正順利澤
王曰孚惠廣佑王 按茶陵志載孚惠乃漢高祖五世

孫也其春秋祭賽與土主同

簡州協濟廟在郡城外東隅舊郡土主梅使君記云神定州長陸人漢南昌尉梅福之裔為郡太守生則遺愛萬民死則享祀百世唐玄宗幸蜀夢一老人墜於梅井五子扶而出之見頂生肉角詔問得此錫爵土主太師昭慶啓澤侯遇水旱禱之輒應

靈驗記云吳韜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為魏大將領兵三萬沂江入蜀至戎州值關將軍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

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
吾聞持陰符者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賜
救護言訖有二白衣神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幽
魂咨怨致此亡敗速為寃魂告天發願請修黃籙大齋
拔贖亡者當免失利韜如言即時發願闕將軍亦已收
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集乃修黃籙道場三日前
二神復見曰寃魂並已託生汝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
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生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

生長成遂況人命至重豈可非理致殺恣汝宵襟也古
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為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己雖立功
為國亦須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使功過顯明則征伐有
功神明祐助蜀亦不久敗亡矣旬月關將軍復至夷陵
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關兵潰散韜開門納降
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關兵却回自茲蜀日削弱

什邡志云縣東郭外有土主廟乃女神也相傳劉先主
入蜀神有漂母一飯之惠先主德之未報而先逝矣額

云敕封土主善利夫人不知何代勅

張桓侯益德勁勇正直沒為明神川東北多廟祀之川
北二處一在閬中侯守土也曾子固有記一在廣安道
中侯破張郃所經也川東四處一在長壽樂溫山下瞰
大江安剛中有記一在涪州張士瓌有詩一為夔府忠
顯廟一在雲陽縣江南而雲陽者尤赫赫出峽入峽必
禱焉故老言范張難作有獲侯元於忠萬間因是川東
之人崇祀為多 太平廣記云梓州有陽關神即蜀車

騎將軍西鄉侯張飛也靈應嚴暴州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都美妓霞卿甚寵携之赴官經神祠前過霞卿暴卒一日傳靈語具云為陽關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於盥漱飲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與君別蓋霞卿將來一女非延鎬脉也已延鎬將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翩掠筵席而過率以為常後延鎬為新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

聞野人閒話云梓州去城十餘里有張飛廟廟中有土偶衛士一夕感廟祝之妻經年遂生一女其髮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狀育至長大凡蒞職梓州者謁廟則呼出驗之或遺以錢帛至今猶存按此或皆土木之祟託言侯者堂堂益德豈作兒女妖耶

齊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園江南鑿得石冢有椁而無棺貯銅器數千種玉塵三斗金蠶虵數萬朱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文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

何佇墳之一無所犯於上立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

梁陸弼梓州人知瀘州德澤及民卒於官櫬歸至射洪白厓山而覆瀘人思之立廟厓山名白厓廟至宋汴梁王獻可補之謫知瀘時過廟題詩有瀘州刺史非遷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之句意以已即陸後身也後補之以元祐黨謫死其子雲來知簡州州尉兩夢顯惠廟神自言吾乃守父也蓋顯惠即白厓神云又西充有紫厓廟

其神即雲也初獻可常慕南霽雲之忠名其子曰霽曰雲雲字子飛發運司解進士乙科崇觀間使高麗歸進鷄林志帝嘉之擢守淮陽入為校書秘書省出知簡州後移陝西轉運使朝廷議復燕雲上書不宜輕動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進刑部尚書金人來侵雲奉使回約割大河以北寢兵朝廷未之信謫知唐州金人果大入寇亟召雲使如前約金恠失期不肯退兵復從康王往為賁至磁州王遁去雲殿後為磁人所殺後三月神降

西充附邑民王安曰吾有功國家當廟食於此人當呼
我曰忠介王媼劉亦言神降於油井鎮觀者旁午又何
仲方家見異蛇鱗爪金碧爭奉香詣醞許為建祠蛇蛻
蛻如塔衆為構廟紫崖距漢紀侯祠僅咫尺後高宗詔
於簡州建祠祀雲賜昭德顯忠額謚云 學士劉光祖
紫厓利應廟記畧云西充縣紫厓山乃贈觀文殿學士
忠介王公廟食之地也靖康丙午冬十一月公以資政
殿學士兵部尚書副高宗使女直急於紓國之難不暇

擇利害至磁而殞身白刃高宗遂得馳去猶顧見
死也嗚呼天使公代高宗之死於俄頃間與漢紀
侯脫高祖於滎陽事相類紫厓山者紀侯之鄉也公刺
簡州家於開封沒於磁而死之三月神降於紀侯之鄉
英靈之氣殆若相從於千載之下萬里之遠廟食與侯
祠咫尺何其異哉

鐵山神祠在普州西神姓姚諱長字景徹隋初為都統
普昌瀘三州夷作亂討平之卒葬韓朋鎮石城山後人

為立廟嘉定乙卯紅巾作亂於益昌遂入普屯於廟山
是夕暴風雷雨掀揭寨舍賊首莫簡見空中神異謁廟
謝過探籤得擒賊先擒王之句已而就擒

集異記云天寶末崔圓在益州上巳日與賓客將校具
舟楫游於江都人縱觀賓從肅如忽聞下流有絲竹笑
語聲俄見樓船蔽江旌戈紛耀汴流而過圓令訪問隨
行數里舟中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
避駕幸無深恠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為

其備明歲南狩故圖應猝無闕失焉

雅州志五顯神有廟云神名嘉唐世嘗宰雲居同李泌平安史功成不見錄年二十三沒而為神後入蜀與國禦大弭大患而得血食神降筆之文也

唐太和中相國杜元穎鎮成都疆場不修關戍失守為南詔侵軼沐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獍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忽自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問既及境

何驚而去荅云三路蠻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無備去
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大
將軍金甲持斧長三二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
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
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
即瘞藏其日兵退不知酋帥瘞埋之所衆皆言是開元
觀飛天神兵示現以全州境也又嘗有人下峽詣飛天
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艚三船一已

損失二皆危懼忽見飛天立於岸上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飛天所坐二鬼一赤一青形與開元觀所塑無異

南楚新聞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巫峽每歲賈於荆益瞿唐之壩有白馬神祠余朱常禱焉一日自蜀回復祀忽聞神語曰魏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邪曰吾當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

吾有薄德於峽民致此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非久馭世也余朱復驚詰之曰唐德尚盛客固請神曰昨見天符但有雙日語竟不見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即位

黔南軍校姓蹇者不知其初名性梗直安貧所居鄰宣父廟家每食新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入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媿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若可更名宗儒

破賊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魚請易名是役人多難之忽聞自請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

龍州牛心山古人觀即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祠梁武陵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居焉沒葬於山側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為觀其後武氏潛欲革命鑿斷山脉其崗斷處水色赤腥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至劔門有老人蘇坦迎駕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

墓因李古人之諱遂為州名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
今日蒙塵乃則天掘鑿所致請以御衣一襲藏於山脉
斷處修築復舊如此則克復兩京回鑾有日矣明皇異
其言即命內使齋御衣國信祭山修築刺史蘇邈准詔
放近山四鄉百姓明年租稅併功修填還復如舊山果
有聲如牛响焉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二
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壤境帶靈山自狩巴梁屢昭感應
眷茲郡邑合有增崇可陞龍州為都督府賜號應靈郡

長慶四年中使張士謙王元宥刺史尉遲銳修之寶厯
元年三月內使閔文清又齋詔祈醮僖宗朝授宗子李
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王彥忠就山修飾委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高法道士袁道常等開黃錄道
場醮山祈福亦有牛响之聲明年誅黃巢復京邑靈應
如初中和二年詔陞江油為望縣其後東川修造將李
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栢皆可材用因修立廨署往彼
採伐運載未及半日賞聞神明詬責之聲厯厯可辨襮

謝未遑竟以贓賄發露為今相國瑯琊公斬於都市

錄異記云合州巴川縣兵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盜拔寨木擒送鎮將斬之卒家元事壁山神乃與令為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投擲火燭損破器物錢帛衣服無不遺失箱篋之中鎖閉如初其內衣服多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相去千里崇亦隨之日夕需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俯

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一家大小皆迎事崇
自稱大王曰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損失財物作
諸恠異計汝必甚畏之今並與發遣去矣汝災盡福生
大王自來且借天蓬龕子中安下魚此天蓬樣極好借
上天去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挿天蓬於舍
簷高處並無污損自此日夕往往召佳人語話或令小
大念詩賦作音樂一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
呼必為改正言多勸人為善亦令人學鍊氣修道初邑

中有羣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
皆常鳥耳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亦有女名錦
繡娘及妻妾僕使等食物所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人
君子即肯言話稍近凶暴強惡之人即不與語忽有醉
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陵毀因即不語僧
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餐狗肉飲酒兇暴無良不欲共
語然人所行善惡災福吉凶了了知之言無不中至於
小名第行一一皆知若子細問之即以他語為對未知

卷之十九
是何神也

井研縣北五百步鑊山形如覆鑊唐僖宗幸蜀有神呼萬歲者三問何神曰井鑊之神也勅立廟其下或謂乃嚴顏鄧艾之神

冥報記云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潁川王于小蠻坊創置私第使人劬觀門土墻及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

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
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鐘樓曰靈響臺門樓宏壯
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鐘
樓遺蹤勝賞併為毀蕩矣頃年駕在蜀明道大師尹嗣
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
所驅搬運龍興材木鐵鑼繫械晝夜不休木纔積聚又
却飛去如是搬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為立
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力不能為

北夢瑣言唐乾寧中劉昌美為夔州刺史屬夏潦峽漲
湍湏如馬行旅輟棹以候之學士李嶢挈家自蜀沿流
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不聽俄而舟覆一家
溺死唯一乳嫗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
監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唐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
帽著窄白衫青袴執鐵蒺藜問嶢行程自云迎候及乳
嫗既蘇亦言於刺史云學士至一宮署上事朱門白壁
寮吏參賀有人言此行無乳嫗名遂送出來

成都乾元觀在蠶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
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
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竝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
王無損風雨飄清亦無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應時蜀
主既尅川蜀移軍收彭州久圍不克暫還成都方當暑
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修先至神王之
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修以器盛
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主至復祝而試

馬曰若即克彭州更觀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尅州城殲大敵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出靈驗記

儆戒錄云金水主簿劉峭因遊雲頂山覩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朱衣據案峭訝之詰於山主昭訥訥荅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聞安仲古彌留之際語

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
端坐長逝

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為賊驅入郡署令
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輦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
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大軍往來摻捕殺戮
至夜遂下樹於積尸中卧中宵聞數人傳呼聲頗類將
吏但無燭炬竊視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
僵屍聞呼一一應之

北夢瑣言進士鼎夫富於詞為時所稱頃歲曾遊青城
山過皂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蕩
其船值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人盡沉波底獨鼎
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遽見老人以杖接引
且笑云元是鹽裡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謝旋失所
之因作詩以記及歸成都話於所知終莫究鹽裡人之
義後為權臣安思謙幕使判推鹽院事遇疾暴亡男女
以屬分料鹽百餘斤囊束將上屬郊營墓至是鹽裡之

言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時時作
等閒棹逆狂風梢近岸每逢慳石碎前灣手携弱杖蒼
惶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荅令人羞說雀
脚環

中書舍人高元裕賁授閬州刺史之歲閬中大旱山川
祠廟無不周禱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有異氣
披榛徑往果有嵌竇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石壁
間有自然老君狀前有玉童捧爐雙髻高竦後有神王

恭若聽命之形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為請還未及州
甘雨大霑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薙蕪翳創為齋宮
立碑以紀其事於懸泉下堰為方塘引水以注流杯小
池植花木松竹遽成勝賞光啟年大駕還京光庭奏置
玄元觀於此

錄異記云遂州東岸唐村民言昔有神人寬衣大袖戴
古冠幘立於道左語村人曰我鍾離大王也舊有廟在
下流二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泝流而上將至矣汝

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異之詣江邊得一木人長數尺
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

普州普應廟在鳳凰山神姓多名岳天彭人自孟蜀時
授徒於普端拱間門人牟袞廷試第七自是儒科相踵
岳卒袞率諸弟子葬之鳳凰山

廣安石聖廟在州治東二百步祀五代義士何龍也龍
讀書博雅積而能散秀屏山下濃洄鎮皆其產業賑貧
濟乏多不責償周急婚喪遠近無間後卒邦人思其德

於秀屏山下大石上刻像立廟祀之東向宋開寶二年
朝議即濃洄鎮闢廣安軍治以控果合渠三州險遠守
臣特繪山川形勢圖上請聖裁欲設公署於其廟左右
難之太祖取御筆點曰此廟宜遷去是夕風雨雷震石
像與廟俱徙於今所相去數十餘丈事聞詔封感應伯
炳靈記資中趙達生於南渡之後身矮面麻聰明質朴
好讀書年八歲隨父自內江徙之資中盤石縣北街居
住夏月夜涼常遶街吹笛為戲是年時疫盛行一日吹

笛至北街茶肆老嫗與遠言近有五人來店喫茶見吹
笛過各迴避自後疫遂止人疑即五瘟使者又一秀士
貌類炳靈神入茶店囑云趙達有濟貧之心必獲善果
言訖忽不見後日達到店嫗又述此言遠聞徑赴廟謝
空中云來年轉對大廷必魁天下三年後當入相後為
獄府尚書 按資縣治南街有炳靈孚應祠宋李石記
云蕭君王建廟成屬石為記有以石未官為嫌者君王
具籌書有官者及石名質於神三禱皆得石名石以異

議竟辭偶病寒夜夢神衣冠甚偉旗幟遶屋謂石曰而
自恃與歐陽叅政同學不為我作文耶既覺汗如注病
亦愈記成君玉出片紙云此神事實也讀之則今碑中
所載歐陽事在焉因叅昨夢交歎久之石尋被奏殿廷
唱名在第十四意不自滿或從傍曰此歐陽子科名何
薄焉

定命錄云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
假寐見人云此女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

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入一宅內東行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指云此是也崔既驚寤殊不信俄而所娶章女暴亡後官三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正在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住東行屋下尋勘夢曰其妻適生崔公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後四十年乃終

前定錄云遂寧岳某與閬州李某將赴試各祈夢於梓潼祠有一執簿者曰汝二人皆貴但身與頭不相稱令

一使運斧以易及醒歸其妻不識詰其家人始知之後
俱甲試遷官

錄異記云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已及左綿郫縣
鎮使任時當晝假寢於廳事忽夢巡街小吏告之曰大
將軍迎駕合伺於道左即奔出見通衢側兵騎數千已
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常嚴整戈甲之盛首尾十餘里
不絕久之介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朱纓金甲一人五
綵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兩食頃隊仗方絕問報者

大將軍為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軍也既覺流汗浹體想其所覩猶歷然在目是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北夢瑣言孟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繁贍超於時輩自云早未出學院謂詞科可以俯拾一夕夢一人介金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李父給事中嶠仍以氣直嗜酒為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聆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為先主所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至憲長

野人間話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鄰之子也自恃貴族脫畧教誕嘗太廟行事携妓而往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悟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封璉戲之曰九十廼是行書卒字非吉徵也不旬日間果卒又云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鵬夢與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劉入身被五木子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

五人執對久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罩
因問傍人荅曰公為斷刑錯誤所致追來數日矣遂覺
及早見胡語之胡亦言昨夜所夢相同因共秘之劉公
其日吟感懷十韻詩一篇今刻於石上其畧曰紫閣無
心戀青山有意潛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

王氏見聞錄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於
成都因寢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
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進呼之俄見一人手中

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則同少卿則不是其人
遂捲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
字續有人自外牽馬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馬無前足
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大驚覺惡之後蜀
主開國以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
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至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
也

野人閒話云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神龍堂亦嘗修

飾嚴潔后言積世之家神也一旦議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謂曰今神龍意欲出宫外居止宜於寺觀中安排可也醒欲從之而主未許又夢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既就繪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至新廟奏迎神曲其日玄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即滂沱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祥也逾年而國亡

玉堂閒話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城中無水泉民

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攻集絕其水路城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祈告神祇及寐夢一老父曰州獄之下當有美泉言訖而去王亦驚寤遲明命畚鍤於所指處掘數丈乃有泉流居人得飲蒙活甚衆岐兵初知城中無水意將坐俟其斃公命汲泉水數十甕於城上揚而示之乃去去日神泉亦竭踈勒拜井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

宋鄧桓夢殺牛記云宣和二年庚子吳公革來牧涪邦

涪俗或殺牛以祀神戒弗止壬寅三月六日公夜夢一人蹙額敝衣貌類公吏持牒而似有所訴公曰誰何應以民間殺牛願檢察以救其苦既覺即於堂柱上書牛字以記之翌旦會部使者至未暇尋究越日忽見所記字登時下吏收捕遂獲於城門之西牛已四解悉令覆於江流仍坐殺牛者罪凡上之肉固不可復生而神明之告殆若影響

按按神記云文昌神姓張名亞字霧夫本吳會間人生

於周初後西晉末降生越之西雋之南有道術為神廟
在梓潼縣北八里七曲山唐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於
利州桔柏津見封為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劔贈錫時太
子少師王鐸扈從親覩其盛題詩云盛唐聖主解青萍
欲振新封濟順名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
劔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為報山東諸將相
主天勲業賴陰兵注云時術士言來春駕還京也判度
支蕭遇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

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出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截蛟
鋒刃俟昇平鄴侯為國新蕭鼓堂上神籌更布兵志云
七曲廟傍有風洞深狹嚴邃神家慶悉都其間殿有降
筆亭中以金索懸五色飛鸞鸞口銜筆用金花箋數百
幅常留筆下每降筆訖亭內銅鐘自鳴逆曦僭妄自具
犧牲設俎豆詣殿陳祭甫欲行禮黑風驟起滅燭飛香
震懼伏殿下須臾開明視祝版已碎作兩片矣案上有
安丙二字及曦就戮寧皇親作御讚四頒慶府焉所謂

鳳凰山者又在七曲之左辛卯天變雷杼不靈暫宅鰲山星未周紀而五未數厄當罹劫火移鸞仗於雲龍山之摩圍洞以駐神蹕

文昌化書云予第二十二化在周宣王之世姓張名忠嗣字仲即詩所稱張仲孝友也宣王崩嗣王虐驟諫不聽賜之醢自惟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又獲罪焉魂無所歸情猶不已哭於宮闈者三日王聞之以為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予無

身矣射予何為於是望故家而覩甚辭王國以遨遊一
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至蜀之西陲有山名飛越予以
先世生於吳會與越為隣俯而察之名同俗異又望西
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盛暑之時積雪凝寒非塵境也
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往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
得道又西極真人久住於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
盍不留予聽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予為雪山大仙旋
勅蜀門行化乃返鶴馭而來東北見萬峯青翠徘徊久

之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等職隸於斯近見
真官神丰俊嚴目有光芒謦欬之音震響岩谷天人乎
此間自武王伐紂微盧彭濮諸國之長佐蜀覲王大軍
北向實經於此逮今三百餘年路僻人稀未嘗有顯者
來真官勢焰如此幸示其故予乃告之實山神曰某等
亦厭人間遊於斯者也此山隸蜀帝所治名曰劒嶺其
勢壯距終南西接岷峨南通邛徠東挹巴庸廣袤周匝
殆千餘里自山王白峯主託孕為蜀王太子且百年矣

居未有主真官既聖人之裔清明在躬積德累行忠孝
全節神遊於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兼劒嶺之下近有
白額大獸千餘歲矣負此山嵎以人為食真官既嘗為
天子大臣又奉玉音來此自可號召羣靈呼吸變化役
遣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予信之乃矯宣
帝旨召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聽命曰王旨以白
虎害人吾為此山主董爾衆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
食否則天行威刑衆曰唯謹聽令予乃仰觀周覽現身

與山等叱枯竹作長劍屏翳號風雨師清道揮劍一呼
響震山谷虎亦怒氣成雲目光出電跳梁反覆吾身當
之衆力併前斃於刃下又於血汙中獲一圓石狀如墜
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予因佩之以懾百神功成
奏帝先陳矯詔之愆次及集功之語帝因以予為蜀北
門山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皆得與聞而
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民孫滌女方婚之夕魚生
拘其魂而亂之為鄰封白池龍神所察予覘之與女俱

訊既伏其辜歸其魂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黥其職山下有故孝子吳宜肩嘗為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終三年未有所授予因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蜀主魚鳧封弟葭萌於苴是為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賄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熾予聞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臾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蜀主厭之遣莊蘇議平苴侯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指西隰予因現神兵而儼之苴侯

疑其襲已遂乞盟焉夜者言之於王王為予立廟於都之北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色美而艷蜀之所無有聞於王開明尚納以為妃未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負武都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山齊王名之曰武擔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既而王親信五丁日侍左右曾不暫捨王亦多力恃勇既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車騎於是不修邊備至撤亭障罷烽燧予既享

其血食且彊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一文士自稱北郭
張生叩閤上書其畧曰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堯
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廷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為專
者且匹夫之勇不可以為特絕人之技不足以威敵惡
來飛廉無救於商辛羿射篡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
長人多力卒加誅剿今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
以力為任主以其身材長大而賢之不修武備臣謂費
氏之力一可當十若以百人為敵力無施矣置諸臺皂

列為僕御俾其裸股肱執射御奔走從事則可以之折衝鄰國要其所至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願王謹先王之慶基嚴彊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幸甚王不悅曰汝諫吾謹武備而誚吾養材士是欲獵而廢鷹驚盜而廢犬也子力辯之時五丁在左右恃寵將來見辱子乃隱而不見五丁以為妖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予廟巴蜀交際之後秦惠王用司馬錯計啟謀吞蜀而蜀道險甚行兵無路乃於秦蜀之

境鑄石為牛置於草中又鎔黃金為餅置之尾下如此者五所陰使人伺之月餘金餅為人取去旋復置焉既頗聞於王使人臨蒞數月得金千餘斤乃命五丁開鑿險路興兵五千牽挽石牛以歸發兵日子復化形為儒者以仲弓子長為名詣闕請見王許之予乃言開路非便獲金非利王笑謂予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吾以社稷之靈石牛糞金自入吾境黃金至寶也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寬民先生疑鄰國之詐誠過計焉豈有捐金

數千而設計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予仰天而呼潜然出涕王以予為不祥命左右掖出焉石牛既至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矣乃復遣人與蜀約婚曰秦與蜀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吾王有宗女五人請嫁王王大悅乃遣五丁迎女於境上王方日備千乘候於北郊以伺音容予乃於衛士中現儒生像上疏諫止王怒曰非北郭張仲子乎讒言見侮者三矣敕左右兵之子乃現忿怒之像衛士驚潰

子獲免焉五丁既迎秦女以歸蜀人萬衆胥悅蓋昧於
禍機以非為是以殃為慶衆人之常見也予乃於劒嶺
之陽化大身像橫截於路意謂秦女畏駭可以迴轅秦
蜀之人觀者駭異忽譊譊中聽有玉音若曰天之所廢
不可以興蜀王是也天之所興不可以廢秦王是也子
誠忠矣如天命何予乃收縮會五丁識之曰此必北郭
仲子也我將搏而食之萬衆呼聲震動山川子乃經山
腹行路成七曲將入洞穴為丁所及持予甚急予不得

已化身百倍任其搖曳尋以首穿山頂迴光返顧以震
蕩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至巖下山推勢逼於是
五丁五婦皆隨沉焉自後蜀併於秦矣予以蜀亡社稷
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崆峒聊以休息忽雲衢
中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相謂曰景象如此殆有聖
賢經過已而老氏將左右二真人自東而西予列拜於
西嶽所部諸地祇中西嶽有令諸地祇皆拜送十程予
在翼護數一日請憫於老氏且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

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爾既公於心而三諫蜀爾之功也五丁五婦雖死於爾以公存心亦非過也今國號雖秦而井邑仍蜀爾宜永享蜀祀以慰斯民乃命徐甲取囊中藥一粒授予曰此大丹爾宜餌之大者與道合真丹者與心為一此後五通具足非夙昔比中原擾擾吾甚厭之今將入西域行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法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予敬受焉 蜀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既并周九鼎西遷諸山之祇會於嶽

諸川之龍朝於海者所以聽革命而效靈祉也二龍俱東相值於合江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鬪於江淵二水俱壅波濤洶湧民居其許者十有餘家一旦浸潰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於四境予適見之先遣陰兵萬衆障其狂波又造水中解紛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忿不忘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爭道而鬪禍及居人向非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孑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何及二龍敬受教令既遣俱行且約歸而戒之及

朝宗回予與之尸事仰天設誓指東西二大石叱之使
起須臾兩石峙而立予復戒之曰二江之龍言歸於好
天地為質斯言不渝若二石合而為一則今日之盟可
寒訣別而退 蜀併於秦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
風漸有習之者矣而淳厚之風未振囂浮之徒競起予
恐傷風教意欲化之一日巴郡宕渠士人牟麟好學不
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戶庭先郡守
溫瑀辟請為從事不起邑丞于宸往邀之接語移時所

談皆安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展欲致守之意而辭不
得達卒罷展以告瑀瑀嘉其節蘇尚功者嘗學於麟未
終其業立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
求請省問奴顏婢膝為麟薄之或以麟意達之者尚功
踵門逞辯麟亦自以為嘗教誨者乃執先覺之義而語
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言也求之有道得之
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孟子之言也子之所為吾實恥之
尚功自恃年少拳勇擊麟子適見之乃化一儒士為之

解紛顧衆而語之曰人之壽夭窮達有命在焉非人為也奔競無恥不知命者也命之所無求之何益不當求之偶有所獲以為求則得之求益於得是不知道者也苟不知命且不知道則所守既喪放辟邪侈至於不義不忠不孝皆由此也二子所為冰炭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觀者駢闐或問予曰爾為誰荅曰予所謂張仲子也者衆驚愕相視問予隱形不見自是遠邇聞之若尚功之徒改行有醇厚之風焉渠人為予立廟 邛有杜

章者望帝友也生於富貴父祖好宴會習以為常凡烹
割之事章躬親之及長自任門戶厨饌無虛日膾炙方
離口刀杖已在手矣後以災禍相繼家道零替無以為
生為人屠劊以就口食所取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
兼人饕殄成疾纔方飽滿尋復中虛日常不足以罨取
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
口累所迫過命之貲不足度日恓惶無聊尋有癩疾肌
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自以飢火所燒復受疾苦

投井自盡為人所執極口詈辱於是仰天呼冤予問主者孫洪叔為言其詳又言此人祿雖盡而壽命尚有五年予既知其造業之由又憫其受苦之酷且歲月尚遙怨怒天帝成何紀極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瘡皮自食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宣言於人曰母作殺生業以我為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念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予當漢時托生赤帝之家是為趙王如意蓋六十五化矣及罹呂禍之後神遊冥漠又無職守

嘗懷宿憤思欲報之已往修積不復問焉呂死拘幽冥造業深重歷年甚多逮再生亦久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邛池邑令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畢萃於窮荒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為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至此而貧悴所嫁張姓年老無嗣夫婦以芟刈為業一日至野外相顧而語曰生身窘甚辛苦自養暮年力衰將不免於溝壑今六十而無子是天將殺之耶乃相與割臂出血瀝於石凹中以

石覆之拜天而祝曰人皆有子惟我獨無今氣血薄少不能施化儻此石下動物生焉亦遺體也予識母心一念感之從而寓止明日二老復來揭石視之血化為蛇金色寸長予所為也母收養之踰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雨予為助之身既長大腹量寬邁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令有馬色潔而駿牧於水際蹄傷吾禾因拘而噬之蓋呂產之報身也邑人皆知予詳訪於予家而不獲逮予父母入圉圉責以三日求予無狀

將見殺焉次日予化儒生謁令解之令曰張老夫婦家
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將殺之為民去
害張不見聽是彼自為妖也今必戮之予曰物命相償
宿業所致遇彼吞噬亦非偶然今君為畜而殺人豈令
尹之事乎令叱予使退予復語之曰君有死氣浮於面
顏宜善自愛他日無悔語畢予隱形不見令之左右皆
以予為妖予乃奏天稱冤陳以前世子母無辜死於諸
呂今適逢之願與之較辭上而未報因變化風雷呼吸

雲霧白晝而暝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那得為魚
以手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為雨灌注城邑圍
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時在孝宣帝世今陷
河是其地 予前以寃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
宿憤頓消及心定氣平良用深悔海神晁門劾予擅用
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戶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
具予前身仇對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附郭外其餘
生齒皆係天枉帝命賜譴以予為叩池龍而奪其神職

且使天吏監臨不得干預雨澤羈囚於積水之下連年
旱虐水復為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
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啞嚙不已宛轉困苦
不計春秋一日晨凉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
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勝妙希有光明山靈
河伯萬衆稽首讚嘆歡喜聲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
合天花繽紛隨處春盎予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
口潤聲音發揚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道衛先

後咸謂予云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
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宿業可
改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
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畲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
國作大饒益又復閔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
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
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冤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痴
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罄然如虛空住無人無

我諸念頓息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聽佛宣說
得灌頂智得大辯才得神通力得圓滿相龍天八部皆
大欣悅予既離惡趣旋得受形章帝元和中為趙國張
禹子仕清河令順帝永和中為郭林宗友浮沉里閭後
主炎興中為鄧艾軍司馬從伐蜀卒於流矢下蓋卬池
之餘報云 既滿前緣詔詣玉京洗除業籍鼎新神位
俾予永福坤維帝又以所執之杖錫予曰咨爾孝仲萬
靈之雄忠孝全節世資爾功賚汝斯杖無所不通杖蓋

如意也予契宿名欣然受之携以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復經從焉越裳之西越雋之南兩越之間有金馬山勝景清絕張老夫婦予累生之父母也於是生焉為七十一化時晉武帝太康八年歲值丁未二月三日夜子刻以干支考之辛亥日也予既成長妻男具而孝敬不衰見鄉人以旱祈雨於土木笑之蓋予嘗以夢報矣一日臨水自書官銜移文海神忽見海使告予爾有形以來迄此顯化七十二矣乃呼予為運判促

上白驢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入大穴中宮庭明敞父母以享血屬皆在一夕雨澤大作徧沾全蜀之境以緣水府得達自字曰霽夫焉時帝以予累世為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桂籍凡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予乃至二府進退皆隸焉建興末為儒士稱謝艾跨白驢仕於張軌繼往關中與姚萇為友以萇年少多謀畧又宿有契好故也久之予厭處凡世思歸蜀峯約萇曰苟富貴無相忘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

山訪予予禮待之假以鐵如意曰麾此可致兵萇不信予為一麾旗幟蔽天戈盾戎馬萬餘列之平坡今試兵塤是也後萇繼苻堅稱帝國號秦予在隋唐之世為王通為張九齡頗多表見逮漁陽之亂明皇幸蜀予化儒生至萬里橋謁帝帝異予問非北郭張生乎予曰然臣聞元載孔昇天虛位久之以待陛下也帝默然後肅宗收復京都韋見素迎帝歸闕封予為左丞相而予密衛鑾輿至咸陽帝移大內安頤遂辟穀張皇后進櫻桃蔗

漿等悉不食常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徘徊
於庭帝謂宮愛曰吾奉上帝命居元載孔昇天也令具
湯沐復就寢而化乾符中歲荒河南為盜者甚衆尚居
長伏誅尚讓等作亂推黃巢為主長驅江陵渡江入淮
北攻河南數十郡次陷洛陽破潼關僖宗播遷入蜀巢
犯闕遣朱溫等攻鳳翔至潼關乘輿夜遁出鳳翔予以
儒服見帝帝夜行馬駭予以所乘騎奉帝帝乘之予捧
足控馬密布彩雲衛帝騰空彌漫雲霧微開令帝下視

見鳳翔軍與巢軍戰於龍虎坂若蟻陣焉帝曰此何所
也予曰此乃空際帝驚嘆曰卿非北郭生張孝友乎予
權辭以對至劔南

缺

疲甚欲少憩命予股以枕之

熟眠林葉風聲帝忽躍起曰巢兵至耶何輦鉦之近也
久之從駕宿衛乃至始訝帝行之速有神助云帝至桔
柏津約曰朕興唐公主最神慧奉卿箕箒可乎予曰臣
幽也何敢奉承辭謝而去帝至七曲遂封予濟順王親
至廟奠獻解劔為賜仗予勦賊後宋文通等斬巢首送

成都帝還闕則興唐公主亦告殂矣予命陰兵迎公主
歸七曲焉 五季中進士孫樵者性剛介不與羣居詆
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
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不可進投邸不及呼曰
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予令佐神舉火
一一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誑我再呼曰神既在何不為
我止風雨使克抵於平陸予笑樵所過神廟必狎以為
妖今悔何及也示之以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辨行李

須臾風雨頓止樵留記廟庭焉 予方以海宇清寧為
喜而淳化年間均順僭叛王師討之主帥王繼恩雷有
終祝吾丐靈予命崔瑄李懋以陰兵助雷攻賊至利州
賊負固不下忽一卒於軍中呼曰梓潼帝君遣二將助
陰兵百千今奉天勅勦汝汝可速降而賊以勁弩一箭
洞呼者腹卒自去箭無恙反厲聲自若預言賊陷之期
及叛平有恩榮以英顯之號上帝嘉予弭變能免殺戮
俾專輪迴救苦之司開便宜都督之府總三界六天之

陰兵焉 予在隆興歲奉玉音加秩若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實傳列聖之業儒士者道德之淵亦惟一德之忠播告諸天亶孚有衆爾文昌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衛民少傳靈應帝君張某德被萬物威刑四方粵自有生顯從浩劫順考古道鑒觀人文照臨並日月之明發生贊乾坤之化教耕稼而民人育修禮樂而政事康干戈載戢陰陽常和水土既平休祥時格託之庶務試以諸艱皆濟濟以可觀每多多而益辦昔由水府今蒞台衡

尚持拔苦之心誓拯倒懸之念厥有成績巍乎難名察
九十餘化之行藏命編諸冊著萬二千端之行節豈曰
空文顛則持而危則扶惡以懲而善以勸下民允賴惟
乃之休況復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欲分身而
顯化率諸聖以溷融萬梵開張三界均利宜加峻位俯
叶輿情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於戲躋三階而
下太乙允彰應物之符歛五福而錫庶民式賴師言之
佐誰其能者汝往欽哉可特加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

界禍福事 上天開化十九年下世大宋中元甲子紹
熙六年正月初一日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九霄梵炁
之上大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無上至尊金闕昊天玉
皇上帝總領三界羣真諸天列曜地水衆聖上朝三清
爾時元始天尊登命金闕侍中九天司馬儲福定命真
君開碧玉寶笈流露丹匡出萬天素威功過玉歷考校
諸天諸地水界陽曹昇真得道以來功過大小以予自
龍漢初劫化九光之始育玄黃之秀神一挺生已三十

餘化迄於周武王之乙巳歲乃符天德降生於清河氏
九十餘世之盡孝盡忠百千萬化之積功累行當次天
帝之位於是諸天行舉三界惟尊頒降玉曆下示金闕
乃命玉宸左侍瑤華內院翰林瓊章學士諸天真君撰
製玉冊以是月十五日進封帝號曰無上大羅天開化
十九年正月十五日金闕玉宸瑤華內院三天門下都
省一炁分形化生四靈玄玄大道無形無名始清肇判
挺生聖真乾坤並德日月並明天上天下莫不孝欽惟

昊天金闕太師糾察三界三教禍福事九天都督大使
判桂祿嗣籍上仙元皇真人張某玄黃孕質炳靈張翼
之精真炁通靈妙證虛皇之果植立古今之名教彌綸
天地之璇網全十華十德之太玄朗八景八真之妙善
分身應化不外乎忠孝之兩端救劫度人必本乎慈仁
之一念九十生之功成行滿三千劫之道備德高坤維
弘福惠之恩乾造賴贊襄之力善盈玉歷名煥瑤宮當
位帝真式隆寵號敬遣金闕侍中玉宸左侍清玄學士

無上上德真君寧洪齋捧金書玉冊特上尊號進拜南
極長生真三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化主宰波羅尼密
不驕樂育大帝拔劍大悲更生永命天尊極先天地
道蘊玄黃生一炁以化三才溷合空洞證十通而成萬
行離相消塵扶教定元下制延康之浩劫保生開化俾
超暉景之太霞位峻九天功超三界丕開慈悲之行大
恢生化之原持檀熾香領蒼胡寶功高莫議德盛難踰
合示嘉尊幸毋謙遜仍冀同符大道劫劫長存溥福生

民巍巍其大龍章昭錫永秘玄都謹冊予以是日受徽
號於玉宸金闕七寶瓊臺之上昊天至尊御殿典儀賜
羽葆霓旌九龍玉輦九鳳瓊輿冠通天十二旒之冠服
玄袞日月山龍華蟲之服秉玄圭而步朱履所居之宮
一曰紫微垣文昌宮在赤明和陽虛明堂曜天之間一
曰玉霄絳宮在波羅蜜不驕樂育天之上皆宮闕巍巍
大暉華炁赤城丹臺金墉玉樹靈鳳自鳴紫雲常覆予
欽奉冊命峻遷天真愈懷恐懼乃作慈憫而自誓曰下

土衆生不知因果不識罪福多迷正道誤入邪宗展轉
沉淪無由出離又值延康末劫魔鬼流行人民受禍剝
爛生根誠可哀念乃以孔孟伊周之學道德仁義之教
綜以仙釋之靈通顯以柱錄之功用設為四科立為九
等表吉凶悔吝之直彰善惡禍福之報或兆於夢或著
於籤分身應化救劫保生嗣是之後文武醫卜士農工
賈凡一民一物之榮枯貴賤皆隸予之造化焉 延康
末劫蜀有三卯之屯開禧丁卯逆曦僭宸予不忍生靈

荼毒預稟天勅遣晶然山神降生為安丙同崇應帝削
平此亂垂鑒之際顯示安名是以楊李諸人因子成事
而禍不及民紹定辛卯蜀變甚慘皆人心不古有以名
之予屢請玉陛天怒震動不允奏聞乃遣鳳凰土地生
於余氏曰玠尹茲西陲以甦蜀困時號小康迨至乙卯
世事日非數不可挽雷杼不可以復居矣遂有三潮之
命悲夫予三潮宅真之地數罹劫變再奉天勅移鑾
於黔遂以雲龍山摩圍後洞為寧親之宅以駐神蹕分

遣仙官隨地炳靈為國宣勞不一而足趙定應以功業著夏貴以如意顯他如開州之復鵞灘之捷皆予陰相也又命曹光顏奕李白蘇軾黃庭堅諸仙假金蓮石葛傍品鑽火鎔雪烹茶讚經述儀開復古化出一十七書以壽衣冠之脉以植綱常之教以昌文儒之命以衍上帝一十七光之休而永億萬世之真傳焉帝君作紫府飛霞洞記云吾舊生越雋間按越雋為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

而息如上古穴居野處之世其地則多土壤巖穴接黎
之邛笮都雅之靈關道自唐大斥土宇包夷荒而郡縣
之民不堪命越雋遂與中華壤斷土隔真人幸啟偃兵
息民執玉斧而劃棄大渡之外越雋遂淪嗚呼吾將安
歸當以黎雅為鄉也黎之邛崃關有靈應洞乃吾之變
化所惟古蒙舊屬漢嘉之青衣其俗醇厚簡古如周民
好善堯屋可封其地襟帶巖巒如太華之磅礴岷峨之
嶙峋吾常愛而居焉近奉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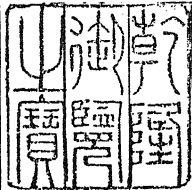
行化恨榛莽掩翳如小有清虛之所吾必久留邑下苟
洙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命之乃忻然於吾殿後斬
荆棘去茅管為一洞天費僅二十萬錢屋穴皆備吾揭
為紫府飛霞蓋本班固賦西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
之圓方與王勃記滕王閣彩徹雲衢霞鷺齊飛之義上
以示吾不忘故鄉之意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
山之下亦有變化之所矣後之人有能自勵而期為汗
漫游者乎然東山舊祠興自紹興丙寅逮今年丁卯始

克有洞穴而洞穴不成於他人而成於苟洙父子亦有數也一日苟洙欲紀年月曰此事非神其誰宜為吾亦為之忻然親書於石開禧三年六月十八日也 雋永錄云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乃能辦行歲已迫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以神夢為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

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肴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震四山皆岳瀆貴人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柰何潛起伏暗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既而諸神皆分一韻且各刪潤雕改商確又久之遂朗誦曰吾名作狀元者魂魄授之確子默然私相謂曰此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敏

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於是拜賜鼓舞而行咲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及引保就試過省志氣洋溢益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是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欲書懵然一字不能記間闕過西廊問之西廊望見東廊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疑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耶各忿怒不得

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
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二子歎息遂皆罷
入山不復事筆硯



蜀中廣記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翟 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

明 曹學佺 撰

神仙記第十

附錄鬼怪

夷堅志馮時行守萬州州有舞陽廟馮以樊噲從高祖入蜀而萬州落南非噲所至是必夷鬼假托以取血食耳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坐於

公庭馮叱之掀髯而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千歲君
見毀撤吾無所歸馮歷詆其平生所為不少懾神奄奄
而滅

大寧圖經云漢永平七年嘗引此縣鹹泉至巫山用鉄
牢盆盛之水化為血

長老云果州嘗饑有客糴穀於叙瀘僱船載至境謂舟
師曰吾先往以待子來問城西陳壽即我家也米至城
下舟師訪之乃知其為陳著作之神驚聞於官官為給

船賃以米賑貧民

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理地
長丈餘遊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乃殺之復有所
寵鄭美人化為雄虎一夕來食勢寵姬有馬生駒一頭
而兩身相著六耳一牝一牡有馬氏婦姪身兒從脇下
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為桓溫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漢王瑗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蔡伯喈來
見議談詩賦揆之古今靡所不諳王問是昔日蔡邕否

荅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出齊諧記

異苑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帶一作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厯厯發之見

一青色白癭蚯蚓長二尺許又云此女常以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明二年溪人微生
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
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
女偶化為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
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乃為亮妻後三年忽曰數已足
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荅曰情不可忘有思復至
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太平廣記

廣五行記曰梁末蜀人費秘割麥值暴風雨隱於岩石

間避雨去家數里遙見前路有數婦人皆着紅紫襴衣
歌吟而來私謂野外何因有此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
去秘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向秘看之其面並無七
孔唯垂鳥毛而已秘驚怖仆地至二更秘兒恠父不至
把火尋覓見秘卧在道傍左側有十餘刺蝟見火即爭
散走秘至家百餘日死

錄異記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
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云是落星石

東邊者生西邊者死石與他石無異只色帶青白耳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盡收採餘二橘大如
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
橘有二叟長尺餘鬚眉皓然肌體紅明見人不怖但相
對象戲談笑自若決賭訖一叟曰君輸僕龍神第七女
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帔一副絳臺山霞寶散
二貼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
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緗後日至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

者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袖中
抽出一根草方圓徑寸形狀宛然如龍毫釐悉具因削
食之隨削隨滿食訖嚙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
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之巴人相傳此百五
十年事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錄
廣古今五行記高宗光宅中李崇貞任益州長史廳前
柑樹結一實大如雞子晚熟露小孔如針羣咸異之久

而剖得一蛇赤斑色長尺餘崇貞竟以罪死

大唐奇事云長安有貧僧賣一小猿會人言堪馳使號國夫人欲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遺此小猿憐而養之纔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指顧實不異一弟子今至都城資用乏而無計故鬻之夫人償與綵帛僧謝而去此猿旦夕在夫人左右甚憐愛之它日貴妃遺夫人芝草小猿看翫良久倒地立化為一小兒狀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

曰本姓袁隨父入蜀山採藥居林下三年父常以藥苗
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父懼棄我去幸此僧收
養得至夫人宅中口雖不能言心中之事略不遺忘每
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還人身也夫人奇之遂衣
以錦衣使侍從常秘密又二年容貌轉美夫人恐人見
奪因不令出安於別室以一婢供飼藥食從所嗜也一
日小兒與此婢俱化為猿懼而射殺之視其屍仍復人
身

軍將陳守規者性剛猛嘗坐法流信州寓一公館此館素凶始至鬼物盡見其形變化倏忽乃持弓矢刀杖與之鬪久之聞空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交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為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為兄弟奈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云安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然又曰君謂我無所處耶

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出稽神錄

蜀大理少卿李冰嘗歸郾城別墅見橋側一嬰兒以蕉葉薦之冰憐其相貌收歸哺養為子六七年能讀書善譚笑愛之過於親生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如夙習人謂其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冰款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

冰曰陰府人間事自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父
母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為兒一
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
母亦為之出涕冰自問官祿荅曰大理少卿也來日申
時兒果卒未久冰坐事遂罷出野人間話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居人設機穽待之月夜登樹候望
見一偃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
機及過人又下樹上之須臾一虎跑過為陷穽所中死

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投虎口而沒及明開視有碧石
大如雞子在虎喉中

天寶中章仇兼瓊為劍南節度數載將入朝蜀川有張
夜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乃呼而問之夜叉云大
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覲不見其吉兼瓊初甚
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墜馬身死惟
心上微暖先是彭州刺史令濛陽尉馬某送藥酒一器
兼附起居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驛未到兼

瓊所忽然顛倒而卒頃之兼瓊氣蘇言地下所司以馬尉見代也馬魂便至其家家人驚異問適爾奉命還何遽也不言視天太息遽揮使去因流涕謂妻子已代章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司並為他爭奈何自念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號又謂妻無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倉卒死生永隔以此為恨耳言訖不見妻子猶恍然驚疑而昇屍至矣兼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又令彭州

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云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絕令
悅而留之數月甚見寵愛一旦慘悴言辭哽咽令恠問
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
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復求去止之不可留銀
酒杯一隻為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十
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置案上忽
得報前尉已罷還其妻神柩尚在縣遠來移轉投刺謁

令令欸待之尉見銀杯駭愕數視之令問其故云此是亡妻柩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歎息因具言始末及形狀音旨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開棺見婦人尚抱羅而卧怒甚積薪焚之已上三則出廣異記

開元初巴人百餘輩上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冠拄杖至其所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顧老人曰若然已倒者取之未倒者無伐何如又不止

老人曰吾太白神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信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候余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惟五六人獲免老人曰汝輩畧有良心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適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宣敕取樹作板以進神竟與之

章仇公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正舞於竿杪忽有物如鵬鷃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兒在高塔上梯而取之神形如癡久

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飼以果實
飲食諸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書故
實

玄恠續錄云薛偉者唐乾元年任蜀州青城主簿與丞
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偉得病七日忽奄然若往連呼
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
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
矣與我覩羣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

罷筓來聽也僕走視羣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喜而來
偉問諸君使司戶僕張弼買鯉於趙幹以付王士良鱸
乎曰然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即我也衆愕曰願聞其
說偉曰吾初疾惡熱求涼忽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
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
山行益悶遂下游於江潭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
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暫契宿
心且思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縱遊乎傍有一

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之決然而去俄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巖嶸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非在晦昧纖鉤而貪餌易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心潭底莫不從

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旦留東潭暮必復回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釣其餌芳香心亦知戒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釣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連呼之不聽而以繩貫我腮繫於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祇有小者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為乃自於葦間尋得我而提之我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何得不拜

弼不聽提之而行入縣門見吏坐者奕棊者大聲呼之
畧無一應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
命付廚弼言幹藏巨魚先以小者塞命可恨裴鞭幹已
令鱸我我乃呼曰為公同官見不相捨反促殺之仁哉
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鱸手王士良士良礪刀投我
於機上我大叫曰王士良因何殺我可執我白於官人
士良若不聞者按吾腮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
醒悟遂奉召爾言訖諸公遞相訊之一如所云莫不驚

駭生愛忍想於是投鱸咸終身不食偉亦平愈後累遷
華陽丞乃卒

太平廣記貞元初陳郡袁生任唐安參軍罷秩遊巴川
舍逆旅氏忽有白衣丈夫來謁與之語聰辯敏博迥出
於人竒之丈夫曰某又善筭能知君平生事生訊以往
事一一如寫益竒之是夕夜深丈夫密謂袁曰我實赤
水神也有祠在新明縣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圯為
風日樵牧侵侮知君來歲當補新明令倘為重建祠宇

以時奠祀幸甚生諾之已又曰子初至時屏人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生曰謹奉教是冬果補新明及至訊之果有赤水神廟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屏車吏獨詣廟中見其簷宇摧毀佇望久之有一白衣自廟後來即向丈夫也叙寒溫少頃與生偕行至塔下有老僧桎梏生問此何為者神曰此縣東蘭若道成有殃吾攝其魄繫之一歲矣旬餘當解之且謂生曰君昔諾我建廟可疾圖之生曰不敢忘既歸貧無以為資因念神所繫道

成既旬餘當解今假以他語俾建廟又安有疑乎因使問縣東蘭若果有道教師病甚因謂曰我能愈疾師能以緇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以緇貨為辭生因結語以故道成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道成召弟子曰吾少學浮屠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令謂我師之病赤水神所為也不為福而反害人安得不除之因與其徒持鍾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明日道成謁袁袁曰可疾修赤水廟也不然且懼為禍

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則
雩之以澤潦則禱之以霽故天子詔郡國邑里以建祠
為民福也若赤水神無以福人且加害焉已盡毀其廟
矣袁且驚且懼而謝之道成氣益豐居無何袁生以事
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見白衣立於路左曰向托君修
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
歸君之罪也君棄窮荒職此報耳生謝曰毀君者道成
也何為罪我神曰道成福甚盛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

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
直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見路旁茅舍
中有煙火甚溫乃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
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
嫗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欣謝之坐
良久天色已暝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借宿於此
可乎父嫗曰但蓬室為陋耳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食

秣馬其女方修華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
過向時有頃嫗自外挈壺酒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
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澄起揖讓曰始自主人翁
即巡某當釐尾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
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郎回眸斜視曰酒豈足貴謂人
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使坐於側澄欲舉令以觀女意
執盞曰請徵書語屬目前事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巡至女哂曰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
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頗有
過客以金帛為問意不忍別未許也不期貴客又欲援
拾豈是分耶願以為託澄遂修子壻禮祛囊以遺之嫗
悉無所取曰但不見寒賤何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
孤遠無隣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
又一日從容為別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既至官俸
祿甚薄妻力贊成家交結賓客旬月之內大獲名譽至

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
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嘗作贈內詩
曰一尉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
其妻終日吟諷似默有知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
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即
盡室歸秦過利州嘉陵江畔臨衆石藉草憇息妻忽悵
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
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

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潛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
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
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
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忽於壁
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
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拿攫突門而去澄
驚走避之携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元和中荊州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遲江濱有溪洞林木絕勝商因杖策徐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茅舍景象殊迥因前詣焉有尼衆十許延客姿貌言咲非岩壑中有也即升其居見舍上多曝果栗及窺其室堆積皆滿須臾則自外齎負果纍纍至商以深山疑為妖異忽遽辭返衆尼援引留連詞意甚懇商竟登舟謝之訪於舟子皆曰此猿猱耳非速返幾為所殘即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無踪跡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州之勝往來人多迂道以經瑤亦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一至瑤密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需異之一日又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將去瑤曰思至貴居為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窮僻山居不足為訪瑤不顧徑隨之行至數里將暝石生曰可還矣固辭之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為巨壑而身亦騰為白虎哮吼

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出集異記

錄異記鄒平公段文昌嘗佐太尉南康王為成都郵巡忽失韋意逐之使攝尉靈池蒼惶受命羸僮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入自郵巡奉韋使入長安得交劉禹錫時禹錫為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

際公遽至日者匿於箔下公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鄒平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廩閉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蓋其喪失墳壠無所依栖故俗

謂之虛耗焉人居不安市亦不甚完葺韋公知之請道
流置黃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夢
神人曰公營南市使幽鬼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
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功為其遷拔上帝許窮魂三
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矣居人自此安堵勿復為
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碑立於真符觀焉

戎幕閒談杜元穎鎮蜀年資州方丈大石走行盤礴數
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拔之俄頃又

出都下諸處有栗樹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泉水湧
出及貓鼠相乳之妖南蠻將圍城西門有人見一龍與
水牛鬪俄頃皆滅又李樹生木瓜而空中不實大道觀
即玉皇觀在東門外五十步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因節度使崔公安潛置新市
日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頗靈應毀撤之後
唯柱礎一枚穿掘不動掩手足其上熱愈於火逡巡應
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徵應今猶存

馬舉為山南步奏官由間道入蜀時兵後僻路絕無人
煙夜至一館聞東廊下有人語聲因往告之有應者云
中堂有牀自往宿去舉至中堂唯有土塌又求火荅云
無火求席隔屋擲出一席可重十餘斤舉亦壯士殊不
介意睡至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來舉以鉄椎急擊
之叫呼而走及明呼告別聞人怒聲更云夜來見伊獨
處令兒子往伴打得幾死舉推其門不可開自隙窺之
了無人物但有積壤而已舉後為太原將官淮南節度

使出稽神錄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憇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篲掃穴前而入頃有二人亦長三二寸昇一鑊添水爨薪須臾鑊沸有一夜叉執鉄叉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三二寸形色狀貌猶已身也雖懼而不敢驚之夜叉咄紫袍脫衣入鑊中須臾而出仍自服衣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穴中似黃之姊孀婦寓岳州久矣主鑊者又叔黃姊入鑊中須臾又出姊服衣亦入穴中主

鑊者繼入舁鑊二人亦入擁篲者掃其灰燼而入數日
皆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姊亦無恙黃後十餘年方卒出
聞奇錄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
嚴氏必一人殞忽日震與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
戴山中鹿又鳴矣嚴曰此際當應表兄其表遽對曰表
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果亡一人
出北夢瑣言

高駢築成都羅城時令人發古冢取輒以資甃砌有牙
將姜姓者當掘一冢先夜見一鬼嘯於冢上且獻詩求
免其文亦可觀以白於高乃免之詳見詩話

寶厯三年明經范璋夏日居梁山讀書深夜忽聽厨中
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
積於竈傍地上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拍掌
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
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卻擊之變成火光照滿山

而滅出酉陽雜俎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形容不揚而言詞甚秀曰吾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蘊中詩曰玉漏深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

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因與之款接見紅葉歎曰
此妾所題也同茵詣蜀具述宮中事至錦官逢內官田
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
怏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子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永得
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茵疾有道士言其面有邪
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雅
意故久相從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
而去出北夢瑣言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
又善役使山魃令挈書囊度帽有民阮瓊女為精怪所
惑每臨夜即別梳粧似有所伺頃之迎接忻喜言笑自
若召人醫療即先知姓名瓊迺令請尊師救解趙取素
白絹朱書大符與瓊貼於戶牖更初聞有巨物中擊之
聲如水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逡巡而
死符即不見女迺醒悟驚駭涕泣瓊遂碎鼉之首棄於
壑間却詣尊師備陳其事趙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

無恙出野人閒話

唐故吏部員外張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遂就攝
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告辭問何往章
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為存問言訖而去所居近隣夜
聞章家大哭翌日問其由言章昨夜辭其家入山變為
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又問則曰章昨夜思家
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虎而尚能語出聞奇錄

王道珂者居雙流縣南邕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

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咒每入市貨符卜得錢喫酒
至醉方歸雙流郭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
日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祈禱酒食忽忽
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酒醉歸入廟
朗誦神咒則廟堂悄然傍人眎之無不驚駭異日晨雞
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赴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蒼惶
之問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聞堂上呵責曰
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念咒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

天蓬迢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挈蒜人同行神兵遠穢臭而不衛其身耳既蘇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咒常誦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尔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咒我知非白馬明神定是精怪傍附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咒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不歇廟中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居人跡之唯

見老野狐五頭頭破血流死於階下自後廟祀遂廢天
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不止誅滅狐狸也
靈驗記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之必以太牢不爾則致禍歲烹
牢不知紀極蜀僧善曉者早苦州縣官調選乃剃削為
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聞之乃曰天地郊
社薦享有儀況牛者稼穡之畜爾以為祀無乃過乎命
斧擊碎土偶數軀最後一偶廟祝哀祈曰此一神從來

蔬食由是存之軍州以為異申聞本道而僧亦端然無恙出北夢瑣言

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年少而逝自成都歸塋閨中權殯東津寺中其家寒食日聞扣門甚急出視無人唯見門上有芭蕉葉上題曰寒食家家盡禁煙野棠風墜小花鈿而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至端午又聞扣門聲其父於門罅伺之乃見其子長三丈許足不踐地門上題五月五日天中節題未畢其父開門即失

所在太平廣記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有李萬壽者年五十餘景福元年壬子三月中值兵亂城門盡閉家道罄竭親屬二十餘口悉皆淪沒萬壽一身窮悴俟至城開遂往漢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日色猶早乃更前去不覺昏黑遙見西山之下隔橋茅齋四向似有人居萬壽至門投宿扣扉良久一女子出年纔及笄見萬壽驚問曰是何人因何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抵夜求寄一宿

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妾夫
婿非人即行病鬼王妾即新都縣藍闕行內王萬回家
女也偶然被攝至此無由得歸萬壽自陳至此山路險
惡去亦死住亦死願得一處藏匿或可免難當為娘子
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然遂引萬壽入大甕
中以物蒙之萬壽既喜又懼不敢喘息但志心密誦太
上天童護命經而已四更以來忽聞大風拔樹走石飛
沙俄見鞍馬鏗訇旗隊震耀入於堂內須臾而風止俄

又聞鼾睡之聲如雷吼達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甕
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羣鬼睡矣然王問妾云適來忽見
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
前後吾急歸復遇一老翁四目部領兵使逐吾去大鉄
圍山吾奔逆竄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乏豈有
術人至此乎妾但荅云無也君若有術為妾言之萬壽
曰吾無所能適但志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
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誦經一遍女子稽首跪聽

移時讚歎必是此經靈驗言訖復入室內寂然無物但聞香風颯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遂奔至甕所驚告萬壽同尋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知身在大古墓中相顧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尋其本家父母聚族悲喜問其事遠近傳說驚歎女家以錢十萬莊一所為謝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女子父王萬回即於萬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併下靈驗記

李邵者葭萌令也自云其妻亡已八九年身素未遊京

國因參選始到儼居三洞觀側客陀之中偶見其家亡
婢小玉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是也以名呼之歛衽而
至問其故則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今暫出買物
即回報與娘子邵待之食頃即至買得果實茶餅之屬
奔馳還家良久亡妻延邵相見叙及存歿或泣或悲且
頻令小玉去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慘悴語
聲哽咽揖邵請去邵未出門見一少年冠大帽張蓋而
入小玉即引邵避於簾後見其妻出迎少年少年不顧

擲蓋於地化為大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已去大帽即牛頭也持叉立於鑊前又其妻拋鑊中號叫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火尋亦滅復叉其骨排於庭中已張蓋而去其妻身旋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郃曰平生罪孽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郃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爾此中隣里受苦者盡太乙天尊一身便得免罪

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驚駭辭出即於三洞觀中訪問太乙天尊之像得殿上古本已剝落乃以金帛召工畫訖復就觀設齋表祝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矣隣母曰夫人託謝郎君深荷太乙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邵每勸人作太乙天尊像以此

瀟湘記云益州刺史張某有駿馬甚保惜之每令三人

曉夕以專飼飲忽日化為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厩中左右遽白張親至察視婦人前拜言曰妾本家燕中因癖好駿馬每覩之必歎美其駿逸如此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馬遂奔躍出門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人收之以至於君厩今偶自追恨淚下入地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身思往事如夢覺耳張大驚異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堅求還鄉張公尚未允婦人號泣仰天自撲忽復化為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

迎仙觀在開縣東一里神仙山頂舊傳觀中道士每歲
一人登仙以入道先後為序屆期觀中老幼叢還焚香
拜祝音樂闐咽燈火輝煌自上垂下長橋如虹烟雲五
色當仙者升橋而去莫知所之一異僧來看知其為妖
也按劍以俟須臾橋成即揮劍斬之有物墜地長丈許
如牛舌狀血流滿地莫知何為既而於溫湯井後石洞
中見一巨蟒舌斷而死

西蜀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一日早出行至資

福院門見一人身長靛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簣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求救此人問汝姓何荅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懼投入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出錄異記

蜀昌州牧任彥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飲食來任問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迺於靜室設食如人食無遺自此以為常或時不

與即致破什器蟲飛入人耳中烈火四起彥思惡之移
住他處怪輒先至如此凡七八年忽日不聞樂聲置食
無所饗廳舍楫上血書詩曰物類易變遷我行人不見
珍重任彥思相別日已遠彥思惡其題以刀刻之而字
沁入木終不知是何鬼也

偽蜀建虎四五年間有百姓譙本者為人兇率衆皆惡
之少無父常毀罵母母常含忍一旦歸自晚其母倚門
而迎本遙見母便罵母曰我只有子一人憂汝歸夜汝

返罵我也遂撫膺大哭且歎且怨本居在城巷為母數恨便出門近城踏上坐忽大叫一聲脫其衣變為一大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伏在城上人報蜀主命趙庭隱射之一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變虎地震者再出野人閒話

廣異記云利州飯肆有子婦為虎所取經十二載而還自說攬入深山相與寢處窟中有四虎妻婦人最老虎也恒持麋鹿等肉還哺婦人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

欲出輒為驅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惟老者獨在
老虎自有婦人未嘗外宿忽一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
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窟數十步不復見虎乃
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
鬼魅以礫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自言是
某家新婦中有是其鄰里者先知其事衆方信之鄰人
因脫衫衣之與俱還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之婦人亦
慙慙乏精神恒為往來者狎睨劉全白親見之

錄異記趙驚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近大雲寺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驚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胛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為業每鬪船驅儼及

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又髡髮
衣緇衣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
跳躍倒踣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
人持之橫卧鞍上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
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而目與
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
號榆老姑乃榆木精也其狀乃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

羣婢相偶或時不見即見之亦不以為怪公或呼問之即下階拜云妾在宅日久雖然非人然不為人禍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羣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來云已產矣請視之指後園榆木西南大贅是

麒麟石在榮昌治北八十里相傳昔有人偶見石平地自躍起及追剖之中有石麒麟頭角毛甲俱備一云弘治中曾有麒麟自水而出里人爭觀之遂入水疑即此

石所化也行石亦在榮昌治北二十里地名伍家岩嘉靖中偶見一石如倉平地自行一里乃止後書行石二字於上

蜀中廣記卷八十